周易宗義

周易宗義卷九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上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

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金汝白曰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學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可見易大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造作也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乾道易故易知坤道簡故易從知與從以君子學易言非謂他人知我從我也旣易知自不能離故有親言與道相親也旣易從自日加益故有功不離道則德自久日加益則業自大君子體易之實功也　胡

雲峰曰此章首言天地有自然之易繼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郭青螺曰孔子係詞開口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見易只一乾坤耳而貴賤而剛柔而吉凶變化種種悉具於其中此非聖人之杜撰也天尊地卑乾坤之分已定而卑高動靜方物象形悉具而罔缺是故聖人本此剛柔二畫相摩相盪以成易則凡天地間之鼓者潤者運行推遷無非是物之流形生出人物之散殊來乾成男坤成女分別乎陰陽乾主始坤作成實歸於易簡人能體此易簡之理便成賢人之德業由

此純乎乾坤之易簡。便與乾坤合而成位天地之中。此孔子通章之意。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覩聖賢以與天地參耳。

陸庸成曰易首乾坤。乾坤之始止是剛柔二畫。而乾坤交錯不窮。亦總是剛柔之變化。此便見易簡之妙矣。易簡者聖人于剛柔變化中。剔出精與以示人也。故下傳首章亦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而繼之曰示人以易示人以簡也。

蘇紫溪曰統一部易書。只有剛柔二字耳。剛柔具健順之能。曰乾曰坤。此乾坤非聖人之強名也。天尊而上。便

有健的意思在地卑而下便有順的意思在則乾坤未名之前却已定定在于兩間了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按天地只重健順不重形體恐碍下卑高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爲高爲卑自然陳列于兩間則六爻中上者貴下者賤乘者貴承者賤若位之定列於此不可移易故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按卑高不止天地凡人之尊卑長幼物之高下大小皆是卑何以先高史氏曰卦畫自然之序也

彭山曰動靜者乾坤起伏之勢也動顯於外而靜中亦有動靜藏于內而動中亦有靜此動靜之有常也乾本

剛德剛則常動坤本柔德柔則常靜動而無常則易衰不得爲剛靜而無常則易躁不得爲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乃爲不已之德此言乾坤之德不過一剛一柔之斷而已斷者虞翻云分也蓋陰陽言剛柔俞氏琰曰質可見氣不可見也

韓康伯曰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　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毁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　蘇紫溪曰方嚮也人

心一向於善則善念聚一向於惡則惡念聚類聚處便有箇吉凶在物人也善人與善人羣分於其惡惡人與惡人羣分於其善羣分處便有箇吉凶在吉凶本善惡而生如有根必有枝葉者然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易述曰方其各止於一而不相與則無失無得貞而已矣或類聚或羣分則得失隨之此吉凶所以因動而生以爲得失之報也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

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眞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　張氏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思假若日月無往來星辰無顯晦山川無聳伏潮汐人物無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亦幾乎息也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聳伏潮汐老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然後成形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　蔡虛齋曰此節是夫子從有易后而追論未有易之前見易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非聖人鑿空所爲不過據六合中所自有者

而模寫之是易雖未作如易中許多物事色色皆備於六合之內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開眼即是者也如云乾坤之卦未畫觀天地尊卑乾坤之位已定矣 吳因之曰首節不是畫前之易只是造化即易意故易一作而造化之象形無不具于其中朱子發曰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

是故接上以起下之詞聖人見得天地間只乾坤二義而天下事物之理莫不悉備於其中故畫一爲剛畫一爲柔用此二畫兩相戛摩而爲四爲八即就此八卦之

上各加八卦相推轉盪出而爲六十四卦摩盪既成則易道大備而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無不在其中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的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摩是兩箇物事相摩戛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員轉推盪出來有八卦以後事要之伏羲畫卦時只是一每加二而已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摩

盪二字特假借以明其意耳此聖人作易之事卽易之變化也

質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是一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卦也不能不相盪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於乾坤哉　紀聞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后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

鼓之以雷霆四句俱在造化上說二之字輕不官着物
搏擊爲雷霆則雷之疾而威者風亦曰潤帶言也一者
循環不窮之謂　程竹山曰雷霆風雨等項蔡氏以震
爲雷又爲霆巽爲風坎爲水以圓圖方圖各貼日月寒
暑說固是但覺拘泥看來易只是一陰陽易書既作則
陰陽之千變萬化無所不有就其陰陽之相搏擊者看
則見其爲雷霆之鼓就其陰陽之周旋和暢者看則見
其爲風雨之潤就其陰陽之往來運行者看則見其爲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蓋天地間只是一陰陽陰陽之變
化無窮橫行直撞盡皆做得豈可執定一件如蔡氏所

云只把當一證佐則可就以此爲實說則不可男女亦然

陸庸成曰相盪之際得剛畫者乾道也於是爲三男得柔畫者坤道也於是爲三女八卦之成也則乾坤亦秉於剛柔而剛柔之始也則乾坤實統乎六子故相摩以下止乾坤言之

彭氏曰乾坤者天地生物之大德而人得之以生者同此德也乃以男屬乾道女屬坤道者蓋自陽之生而言則生於陰也陽在陰中欝必發揚故得乾初爻爲長男得乾中爻爲中男得乾三爻爲少男自陰之生而言則

生於陽也陰在陽中勢必退縮故得坤初爻爲長女得坤中爻爲中女得坤三爻爲少女男女雖同禀陰陽之氣而主於陽者必健主於陰者必順其勢各有所重焉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蘇紫溪曰此二節言既作易之後見宇宙之間徹上徹下俱是易理本義所謂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李九我曰本義實體二字指造化言實體即象形

也成象成形即見於實體也變化之成象成形此二變化字亦就陰陽實體上說易理緻在後不必以爲承上易之變化以爲造化在易也陳紫峯曰若主易書旣作造化在易之說則當云易之具乎實體不可謂見於實體也見於二字要說得通　蔡虛齋曰雷霆風雨固是實體但不可說是易中之實體其曰易之見於實體者只是要明易中具有此等物事耳

蘇紫溪曰乾坤之道最是廣大又最是要約此三語承上接下最精

說旨曰知猶主也作者發動鼓舞之意始始其氣也成

成其質也洪覺山曰知者主宰也知也作者作爲也行也　乾之德徒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要生便生更無礙滯故曰易坤最省事更無勞擾只承受那乾的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簡只順從而已　張常甫曰事莫難于造始而乾以易知能常見於多故而坤以簡能是故厚於力者力不費周於才者才不顯力不費故勅而不濫才不顯故功成而人不知焉

胡雲峰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之心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

乾坤同體

天下事不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則不着一念而人可與知是良知也簡則不着一力而人可與能是良能也良知之真人人同也故以易示人則得人心之同便有親非人來附我之謂也良能之真人人同也故以簡示人則得人力之同便有功非人來助我之謂也有親何以可久人信我我亦信我萬古一日良知之本體如是耳有功何以可大天下事皆吾身裏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如是耳曰有親曰可久只是一箇易知之妙曰有功曰可大只是一箇易從之妙

程徹承曰本義云有親則一於內何也蓋易知之心既

天下共知則一而不貳其精神更無今古當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當時而在也千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后世而在也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者故曰可久若說因人之信而自信益堅則遯世不知不將自悔乎

陸庸成曰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變變化化之內而易簡之精窺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也法乾坤者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賢非下聖人一等也惟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之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密藏如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

變化者一以貫之矣夫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其中者其孰能與于此哉　蘇紫溪曰賢人猶言過人德業竿我所謂賢於堯舜即此賢字如曰賢而未聖則可久可大之外豈復有所加乎　湛子曰理一而已易簡非二體久大非二功德業非二事蘇氏所謂隱顯之別也此乾坤之辨也張常甫曰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卑者高者動者靜者類聚者羣分者成象成形者雖萬有不同而其實不外陰陽而已陰陽之德易簡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位乎上而始萬物地位乎下而成萬物人位乎中不

能兼體萬物，不足以配天地，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其中云者，承乾坤之理，應天尊地卑而言也。夫天一形也，地一形也，人不啻千萬其形也，私其形者其形幾何，故不足以當三才之一，者謂其不才也。

程敬承曰：天下之理一也，衆人以艱深煩擾失之，聖人以明白要約得之。得字最難看，理本自然，純乎其理之自然則得矣。所謂我無心，理便是心，我無事，理便是事，理得之謂也。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也。夫生於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如此方能成人之位而無愧於人，不必說到贊襄處。

淮海曰天尊地卑以下其易之定體乎剛柔相摩以下其易之運用乎皆自然也自然者易簡之謂也天地所以爲天地人所以爲人其理易簡而已賢人可久可大是得此易簡卽可作聖人也聖人之成位乎中是得此易簡卽可參天地也所以中庸提出率性二字惟率性則易簡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程敬承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於剛柔摩盪而歸諸
易簡之理至論君子體易而不言工夫日久大德業日
理得而成位亦從先天論也次章言後天之易究析於
辭占象變而歸諸三極之道至論君子學易而不廢了
夫曰居安樂玩曰吉而無不利亦從後天論也
逆聖人指文周設卦是取伏羲所畫之卦而陳列之重
係辭上如列出乾卦看乾是這樣象因係乾是這樣詞
餘倣此卦内兼文言象者物之似如下文失得憂虞之

象是也象之所該最廣究其要旨不過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已吳因之曰自有易以來吉凶之理雖具卻未嘗明白說出來自文周聖人觀象係辭而吉凶始大明於天下要發吉凶得詞而明意

吳因之曰易之所有剛柔而已然是剛柔二物迭相推盪非剛推夫柔則柔推夫剛絕不是拘泥執定的此變化之所由生也若死殺的東西從何變化出來剛柔相推句全要發出活動的意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又自不同

推是自內推出外底意思非有兩物對待而相推盪也如陽窮於九自然有箇八隨後而來陰窮於六

自然有節七隨後而來就如推出的一般柔推剛則陽化爲陰而化生矣剛推柔則陰變爲陽而變生矣總推即是變化生無所屬是推字生字諸景陽講得好剛柔無迹豈有爲之推盪而前之所移若迫乎後故因而謂之曰推奇偶無心豈有爲之生出而彼之所易若根乎此故因而謂之曰生

胡雲峯曰易之道不外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係詞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象由變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要知剛柔相推之時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聖人之所觀觀於

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於此也是故其係詞也有吉凶焉即其失得之象也有悔吝焉即其憂虞之象也蓋吉凶悔吝雖係于詞而其原實起於變

張雨若曰吉凶者二節時說都云一是申上觀象繫詞而以人事明之一是申上剛柔變化而以造化明之愚意不必如此分項只須過云詞占象變具而易道備矣天下之理有不摸寫於其中乎看來吉凶就是人事的得失悔吝就是人事的憂虞變化剛柔就是造化的進退晝夜六爻之動就是三極之道總之是要見易之至實至精而人不可不學也所以下文就接以君子學易

之事如此是多少脫洒多少爽快三極理也故不曰象而曰道其實只是象字意都是從有易後形容說其曰之象者言是這樣子相似非實指覩象之象

是故字貫下節憂虞分貼亦自明白虞安也凡人行事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而憂則能自訟而爲悔安意肆志而虞則必召辱而爲吝朱子曰悔吝是吉凶底交互處悔者吉之漸吝者凶之端又曰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又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

矣及至凶矣又郤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便是柔柔了變變便只是剛亦循環不已

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進退者造化之消息晝夜者造化之幽明陽化爲陰只恁地消縮去便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爲陽是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曰變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爲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爲剛柔動卽變化所謂剛柔進退也三極之道亦只一動故以六爻之動爲道非把六爻爲三極也虛齋引一陰一陽之謂道句來看更明透 象言柔變爲剛進之象剛化爲柔退之象剛進柔退明晝象柔進剛退晦夜

象蓋卦爻剛柔相推以成變化而變化將來又成剛柔猶是晝夜相繼焉其柔之變復爲剛者猶晝之仍繼乎夜也剛之化復爲柔者猶夜之仍繼乎晝也

程紀曰剛柔變化曰象不曰道惟是六爻之間一剛一柔變變化化周流不滯則動也動卽道也道至極也極一而分布於天地人爲三故曰三極蒙引曰易中語道體則謂之太極語太極流行則謂之道又曰易有太極推原於卦爻未生之先此言三極之道是推究於卦爻已動之後

孫質菴曰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繫詞不惟盡造化

人事之形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不學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在乎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乎吉凶悔吝之文辭、其躬行心得只是一箇易理、

居安樂玩、不是君子去居而安樂而玩也、上文說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則此卦爻之序列然。分明三極之道之昭陳。此卦爻之係辭。分明三極之道之闡發。次第燦然。義理瑩然。足爲君子之居安樂玩耳、故君子居則觀象云云 動息於斯而不能舍也。

蔡虛齋曰只是義所在便是序君子終身有終身之序

一事有一事之序今日與昨日所應又各自有其序終不越乎時之一字時即序也序字中切不可涉潛見惕等語如此便是爻之詞矣孔疏辭有吉凶悔吝君子見善則思齊其事見惡則懼而自改所以愛樂而翫玩也卦爻皆有詞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故君子尤所愛樂

吳因之曰瞬息頃刻若非易序那事就走作了怎得不居安然亦非繩趨墨守之謂只是左來右去千翻萬覆却做得恰好至當不泥定卦爻之迹而運用精微處渾是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究竟居安易序亦無他

道時而已矣爻辭雖不如彖辭之約卻一爻自爲一義一事自爲一理其員轉推移周流活潑處不啻烟雲過目頃刻萬狀蓋易道趨時而趨時之敎尤盡洩于六畫若以隨時從道之心思潛思暗想眞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故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

程敬承曰居安惟易序循之而便故安也樂玩惟爻詞味之而永故樂也又有非是則不安非是則不樂之意乃其玩辭而并玩占何也聖人係詞以明吉凶占之所值即詞之所示也又何以分動靜也詞以概示其理占則更切于用也

朱子曰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詞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象占其變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詞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詞而決焉其示人詳矣故君子居則既觀象矣又玩詞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則行否而凶則止是以動靜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盧云觀玩還重卦爻上謂之由諏筮而得所值卦爻之變則可謂之在揲尸上看則不可　胡雲峰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也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

變與占之宜動靜無非易即無非天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凶吝悔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此獨言吉一者欲學易者學此一也學得此一即吉也　易述紀聞曰觀象繫觀諸卦爻之象觀變只觀所變卦爻之象玩占以揲而值之將用之以爲決斷故謂之占易以變爲占于占言變蘇氏曰至於占而君子之慮周矣是以自天祐之卜子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卜之明也聖人極陰陽之度窮變化之會而得其易是以合於天而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汪都山曰上言伏羲之易此言文周之易上只言易簡而此言三極之道有許多變動太古與中古之氣象可見矣三極之理何理也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在所謂理之正者貞之謂也然不變之中又有至變者在所謂理之貞者時之宜也聖人本此以係詞定占君子學易有得於趨時之貞焉於易思過半矣　蘇子溪曰君子身與道俱便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爲象心與道契便與易之辭契而忘其爲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玩辭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於道則三

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違矣　陸庸成曰三極分之則三合之一天也易著之有吉凶君子體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吳蕃曰首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前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此章

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

程敬承曰通章重辭是統言卦爻之詞之通例也彖詞言乎象爻詞言乎變自吉凶悔吝无咎之詞係而卦爻之精蘊關矣要之聖人係詞其言吉凶甚辨其憂人最深其震動人最切其指人以所之之路最明無非欲人謹其介而防之於初知所悔而改之於后所之者向易不向險向吉不向凶而歸於无咎耳此卦爻之詞之通例也係詞之功大矣哉其實辨吉凶一句足以槩一章之旨指其所之即辨之以示人處而憂悔吝震无咎無非吉凶與民同患意也

吳因之曰言象言變言失得言小疵善補過猶只是易書平易通達之教至憂悔吝震无咎則聖人所以潛移天下默奪人心尤開物成務之至妙而用意之最深者也須知此章非徒敘列通例全是發明聖人憂世覺民之心每句中要看得此意即如辭有險易一句當講云不險其辭則使天下懈怠而無震懼之心不易其辭則使天下危疑而無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云

云

洪覺山曰彖者文王明一卦之辭爻者周公明各爻之變皆指其所之以示人從太而趨易也悔吝憂虞吉凶

攸繫而但曰小疵何也言小疵以見其可爲也夫天下無不可爲之理時有難易遇有善惡爲之則在乎我而我無所主以蹈于惡而入乎難其得諉之于時與遇而謂非我之過可乎无咎善補過是作易之至意也故曰詞也者各指其所之之也者之於得之於吉之於無過之地而且危之險之所謂爲君子謀者是也

姚鳳梧曰聖人觀象而係彖辭故彖以言乎象彖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象乎物之宜者也聖人觀變而繫爻辭故爻以言乎變變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趨乎時之變者也　孫質菴曰象在全體尤渾淪明白

故專以象歸之彖彖非無變也變在逐節即隨時可見故專以變歸之爻爻非無象也

潜雪松述曰爻之所以吉者言乎得若元吉征吉貞吉往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爻之所以凶者言乎失若征凶貞凶終凶見凶有凶之類彭山曰得正言吉心之安處也失正言凶心之不安處也悔者不肯自安於不正心切悔悟此趨吉之路然未至於吉吝者不能自克其不正心竊羞鄙此趨凶之路然未至於凶故曰小疵小疵者未成失得猶許其改也无咎本亦有過以其善補過是以无咎朱氏曰止於當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為休

而依之過於當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爲咎而違之惟其缺而補之然後无咎吉凶悔吝无咎皆舉爻辭以明通例其人心皆安於天理之正而不正者自覺其凶少有不正自不容已於悔且吝此皆反正之幾欲人自得其本心也　沈翼亭曰曰失得曰小疵曰善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卦爻所以有此者以時位才力之不同耳即所謂象與變也

程敬承曰善補過善字極重人既有過即如玉有瑕疵衣有破碎非磨碎極工則瑕疵未淨非彌縫極巧則破碎之痕尚在不得謂之善補善補者反之早救之力改

之又改以至於無之謂也

張雨若曰列貴賤二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象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文其說亦通但聖人當初只是看得易中通例有如此的又有如此的逐項數出原非有意爲文故只須散散講去不用牽連承接及分截段落爲是列貴賤二句輕是引起下三句下三句爲一例

楊龜山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小大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貴賤者如以貴下賤大得民之辭皆爻位之所列也小大者如小往大來大往

小來之辭皆卦彖之所齊也余四明曰列齊辨非是人去列齊辨乃易自列之齊之辨之也　徐曾菴曰爻有定位而上下各就其承乘之分而觀之則凡居上而尊者皆貴也處下而卑者皆賤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卦之陰陽各有所主故以陰爲主者其才弱其道私其類慝而有依阿渙涊之規模則皆謂之小以陽爲主者其才勝其道公其類淑而有光明俊偉之氣象則皆謂之大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此二句只是起辨吉凶一句非是應彖者言乎象二句也

朱子曰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

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　彭山曰憂者危懼之意介者辨別之端善惡所由分之界也當初悔初吝之介而不憂則必至於凶矣震驚動也當其過時惕然驚動此即悔心之萌也能悔則復于無過矣龔氏曰悔則无咎介則無悔不近於知幾乎　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憂悔吝而存乎介者多矣唯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豫之時能介而自守者乎震无咎而存乎悔者多矣唯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在復之初能悔而改過者乎　胡雲峯曰前曰悔吝者言乎

其小疵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盖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盖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沉痼而不自知也　洪覺山曰吉凶之見乎辭易見也辨其吉凶而知其所之難見也故玩辭觀變所以辨也介也者悔吝之幾小之意也憂之於小則小疵可免而况於大乎悔者悔過也處躬與遇有爲之善心也人孰無此心也有此心而不能震動以决焉則不覺爲怠心所勝而无咎者終不可免故曰震无咎存乎悔善補過之謂也故非震不善也

朱子曰卦有小大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　楊誠齋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　蔡虛齋曰辭之所以有險易者豈聖人故爲是險易哉隨其卦之所向耳所向處是情情則有險

易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大卦所向者易辭則從而易小卦所向者險辭則從而險聖人繫辭只依那象據本章通例看卦字皆兼爻說　張雨若曰此節還是總結大意上文散碎說箇通例此則總合說以見辭出于卦正所謂彖言乎象也而爻可推見矣所向處是情卦有大小則情之所向有險易了故辭亦隨之大卦辭未必皆易小卦辭未必皆險此亦只是大槩說耳　賔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辭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有定準就理者無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有易地

而不可惑以險途者全在於此　周用齋曰此可見聖人係詞無非示人之向往當由平易而不可入於險也

淮海曰君子之居而動也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于不善之謂過盡善而得則吉盡不善而失則凶覺其小不善欲改而不及則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可以改或不及改或不肯改則為吝當悔吝之萌不以小疵自恕以求補過則為无咎言積疵則為失積過則為疵積疵則為凶積補過則為无咎積无咎則為得積得則為吉此其一念之微而其著甚遠君子之所以貴慎獨與孟子曰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孟子之所謂間即大易此章之所謂介然天地在此聖人在此禽獸在此人物在此淪夷狄在此人禽之幾在此可危也哉可懼也哉所以學易之道全在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句君子有終身之憂其此悔吝之介乎

胡雙湖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卦而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係詞而有望於君子之學易三章專論彖爻之辭以示夫衆人之用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陸庸成曰前三章畫卦係辭則易之事備矣故易與天地準及一陰一陽以下俱是賛易此章與下章非二也此章曰天地之道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曰神無方下曰不測之謂神此曰易無體下曰生生之謂易但下章用謂字以申之似別爲一章也此章看數故宗下章看數謂宗道統神易而得名神則兩者一之易則一者兩之此三字文二章之目也　又曰彌綸天地之道是

綱下三節至晝夜之道而知總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天地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似曰範圍天地其生死鬼神知仁化育流行皆具之天地者也神易者易之神易是總結而贊之

程敬承曰易與天地準於聖人用易處見得聖人用易以窮理盡性至命亦只是一套事窮理處即是盡性盡性處即是至命不必阨把理性命三字牽纏須要說得淨融活潑蘇紫溪曰首節是知天地次節是似天地末節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以謂之彌綸也極看得好要之三節亦自貫

串與天地相似承上文來知之明則體之至也知仁合一猶天地之動靜始終聚散合一也道至此則何不可範圍曲成通知乎通知是渾融爲一之意非漫曰兼之而已故贊之以神無方易無體其曰用易者聖人一身無非易猶易爲體而聖人爲之用非必用易書而后能爾也潛雪松述曰此直贊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有卦畫而無言無言而無所不貫無所不在精示意見而不可以形迹貌象窺測者人全具之人不得而執之故言易與天地準朱氏曰乾準天坤準地九準陽六準陰與之平等無低昂輕重之閒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象言彌以反

本言如弓既張而彌之愈反愈合綸以致用言如絲既分而綸之漸合漸大也　準準其道也道莫大於天地苟非易與之準不免有空缺處又有罅罅處安能恁地彌綸今易惟與之準所以於天地之道能彌之綸之彌包綸外綸在彌中舉幽明生死鬼神仁知化育流行之道無不包羅而其中一一脉絡不紊也

惟天地之道彌綸於易故聖人以易證之天地間見得易道透徹故於天地間更無障蔽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故知幽明之故荀爽曰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也幽謂天上地下之不可

得觀者也明謂天地萬物陳列於耳目者也朱氏曰天
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爲氣明而微也氣聚
成形幽而顯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
俯察於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洪覺山曰天顯
易明故曰觀地幽難見故曰察
朱子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折轉來看其終如
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荀爽曰陰陽交合物之
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　楊止菴曰
始以未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原推本也反歸覆
也推本于未生之前則知始者以此故始也歸覆于既

死之後則知終者以此故終也說者究竟之謂始必有終終必有始死生究竟如此而已故曰死生之說詳具于程張朱之書

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爲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爲鬼精氣合則鬼魄合而凝結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爲變變是魂魄相離此雖獨說游魂而離魄之意自見矣本義聚字不是二者合聚之聚乃凝聚之聚對散而言也魂漸漸散去無所不之故曰游盡魂原是氣本無形也魄是有迹底物本是精血只乾枯而已非實降也對魂遊則爲降耳　章氏曰鬼神之情不可窺

鬼神之狀不可見何從而知之精氣爲物物則有象有象則終壞而爲鬼遊魂爲變變則無方無方則不測而爲神是鬼神之情狀不于精氣游魂而知之乎　楊止菴曰自無而有者神之伸自有而無者鬼之歸合而言之曰鬼神情者張子所謂良能中庸之能使者是也狀者張子所謂造化之迹中庸之如在是也又云精氣魂魄凡天地間風雲之類皆然或以耳目口鼻四肢爲魄視聽運轉噓吸爲魂此特就人身言未詳　張子正蒙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斯

言得鬼神之情狀矣　陸庸成曰其聚其散可知鬼神之狀其倏聚倏散有所以聚所以散者可知鬼神之情即狀而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是也非物變便是鬼神也鬼亦能神神不離鬼鬼之伸即神神之屈即鬼也　章氏曰精氣即遊魂之所凝聚遊魂即精氣之所運用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之變魂之于物也直寄焉耳精氣遊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惟精氣全而遊魂定則發揚昭著雷動風散鬼神之變化其非我也聖人只教人從自家身中認取故曰人者陰陽之變鬼神之會又曰精氣為物形之謂也遊魂為

變神之謂也形有生滅神止往來耳於此了徹修身以
俟不以夭壽貳其心斯命自我立矣情狀猶言氣象情
無形而狀有象也張雨若曰故字說字情狀字虛齋俱
看得太深都說做所以然的意看來不必如此本義云
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可見朱子是
就把幽明死生鬼神爲陰陽之變初未嘗以所以陰陽
之變爲故爲說爲情狀也存疑最透可看幽明即故觀
察即知下倣此
與天地相似承上言幽明陰陽之顯晦死生陰陽之消
息鬼神陰陽之聚散而皆盡之於易可見易之道即天

地之道也聖人體易故其道與天地相似相似故不違程敬承曰知周即上知其故其說其情狀之知無物不知是謂知周萬物天下者萬物之全也道濟是有道以濟天下萬物也隨知周之所至而處置得宜非增非減無偏無陂何過愆之有蓋道本無過道濟故不過也道濟似不必拖把仁字代他道蓋合仁知而一之者旁乃旁通之旁非旁蹊也旁行不流王註謂應變旁通而不流淫是也知周之人經權常變隨其所行無不通達豈其溢於理之外而流焉如水之在盂稍過則流不過而何流乎聖心旁通而不流豈有所係累而不樂何者旁

通理之通也通於理即通於天而樂矣

樂天自爾知命命即幽明死生鬼神屈伸代謝於天地萬物之中者是也非吉凶禍福之謂也曠然天游之心直透徹於理之所以然而渾忘乎感遇之適然焉得有憂到此無憂地位覺在在自得處處皆安何土非適何適非仁故曰安土敦仁安土乃所以敦仁也辟如桃仁杏仁必安之土中而后能厚培此生意生意培得厚自然暢茂條達而無彫瘁之患所以能愛

吳因之曰旁行不流蓋於員活通變之中不失萬世經常之道此特謂之善用經便是不說權也罷樂天知命

者心即理理即心直與此理潛孚默契而至於吉凶禍福順逆窮通直付之兩忘十分見得透徹如此則胸中只有一段天理怡然之趣絕無分毫客感走入我懷故不憂蓋天下事本不必憂亦自無可憂且天理精微之極內本未嘗有憂字憂自是俗情自是世態若養得卓然之識超世之見以其心立於昭融洞徹之境任是外邊震撼我只坦然泰然何憂之有

潛雪松述曰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心無係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不能安仁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巳不知有人

何以能愛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遇其敦仁一也其能
愛一也其知天知命一也　洪覺山曰樂天知命知之
實也安土敦仁道之實也學之功在知與仁二者功之
實也安土故敦仁能愛所以濟也能愛能字宜玩博施
濟衆聖人豈能必哉本義下不忘字最有斟酌上二句
是合言知仁此二句是分言知仁本義云益深益篤者
非真箇有漸次蓋上所論尚涉行事上此就他心體說
故云至耳句句都要見用易意下倣此
經繹曰知其說其故其情狀是三知者知天知人之盡
天下之大知也於易焉知之易而知也不憂能愛情反

之性性復之命也於易焉具之於體易焉能之簡而能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無過差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員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也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神無方而易無體神

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如爲春又爲夏爲秋又爲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潛雪松述曰範者形之所自出圍者數之所能周天地之化有形數故可得範圍相成也而開物相克也而成務顯於形制於數而未始有窮也無以範圍之則天有愆陽地有伏陰五行之氣拂鬱而失其性其發也有不得其平而甚至于過易將天地之化如用範來範成各就圍裹都沒過遮攔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繫言曰如範模在外圍遶得天地之化在其中也即此就是

不過　龔氏曰範者形之使有體圍者制之使有方春則生夏則長秋則斂冬則藏一寒一暑終則復始天地之化也使之各因其時而成功此之謂範至于寒不陵暑暑不奪寒陰不至于太肅陽不至于太溫而萬物各得沖氣以生此之謂圍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是皆中節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程子云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即是與天道脗合之意所謂不過者在聖人朱子云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財成者也如此則所謂不過者疑若指化育然竊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而已其妙雖不可測而理則有常聖人裁成之云亦惟因其時順其理爲之節度以遂生人之利非能有所損益

此程說較簡而明故存之

鄭氏曰天下之萬物出入死生之不齊而不可爲量數由其道得其宜莫不安其性命之情而致曲以成之易而已蓋帝之於萬物所以出齊相見與夫役說戰勞而遂至於成也蓋一理而足哉此之謂曲成萬物而不遺也王註曲成者乘變以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宜得矣孔疏聖人隨變而應屈曲委細成就萬物而不有遺棄細小而不成也

程敬承曰曲致則無所不致而誠之量滿矣曲成則無所不成而物之生完矣曲之一字固盡已盡物所不可少者哉　吳因之曰講範圍要得主張天地意講曲成

要得提挈萬物意言範圍則曲成亦在其中然範圍實
際處畢竟在曲成萬物上

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爲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　蘇紫溪曰晝夜之道句要玩一道字又要玩一通字晝有晝之道乾爲動直坤爲動闢於人爲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爲靜專坤爲靜翕於人爲寂息晝

非自晝而爲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爲晝之根道固然耳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此道也聖人夜氣有息旦晝有爲靜而復動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道相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復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非聞見之知也

陸庸成曰自吾人呼吸之近以至元會運世皆幽明也皆生死鬼神也則皆晝夜也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合之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不得易之易以體執之不得而易與天地準也神即易而寓故無方易隨神而化故無體

象皆神者何易之道也隨物而在故無方也何以爲易理之變化也易何以無體變化故無體也葉少蘊謂凡易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體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無體　淮海曰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萬物知命知晝夜如此乎言知之詳也總之只是知易耳幽明即死生死生即鬼神鬼神即萬物萬物即命命即晝夜曰故曰說曰情狀曰道曰化皆易也此知放而彌六合卷而藏于密吾心不慮而知之知是也若一入於慮便不神便不易便不能放不能卷便入鬧見便落見解非德性本然之知矣德性本然之知乃同於天地萬

物而能生乎天地萬物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合天地萬物而爲一體是爲格物妙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而通於知是爲致知致知則得易易者心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心之不測便是神心之生生便是易非致知其何以哉故知致則理窮則性盡則命至

按神無方二句有在聖心說者有在易書說者俱可只相命題何如耳如單出一節或二句可就聖人至命上說蓋神易是命神無方易無體聖人之至命也若出全章則宜以此贊易道之妙正所謂與天地準者也

趙震潛曰範圍天地三段須要識與上下兩節相貫串

處如上文止說道濟天下敦仁能愛而此則萬物晝屬
其曲成上止說知幽明知死生鬼神、而此則晝夜盡屬
其通知此正聖心之神無有方所聖心之易無有形體
處自存主而言爲神自流行而言爲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
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
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
測之謂神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第言彌綸天地之道耳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第言神無方易無體耳此則直指陰陽之生生謂易陰陽之不測謂神生生之易無體也不測之神無方也總之見一陰一陽之道所以爲至妙也故章首一句是通章之大綱下文不過歷數以示人耳若曰此一陰一陽之道也在賦受上見得則爲善性在造化上見得則爲盛德大業而總謂之易在物生則曰乾坤在人事則曰占事而總謂之神神易道之至妙至妙者也皆道則皆陰陽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又曰一陰一陽一字最員活是旋轉不窮意所

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道之所由名也陰陽相禪則相繼繼則流行於天載極純而無雜善也陰陽相繼則相成成則體具於人物各正而不偏性也性則合仁與知而一之者也仁者見之云云鮮矣易不於造化顯藏之機觀焉仁而曰顯顯即知之用也用而曰藏藏即仁之體也顯而藏藏而顯以鼓萬物之出入而不與聖人同憂此盛德大業所以爲極至乎夫大業外也而就所藏之富有者探其大盛德內也而就所顯之日新者徵其盛此見內外互根陰陽迭運其生生寧有窮哉陰生陽陽生陰生生而不已如環無端是之謂易也成象效法

何物而非陰陽極數通變何事而非陰陽只一陰一陽耳而兩在卒不可測也則謂之神而已矣論道而至於神斯其爲至妙至妙者歟上章論易彌綸天地說到神無方易無體此章論道不外陰陽說到生生之易不測之神蓋惟其生生所以無體惟其不測所以無方也

陸庸成曰自天尊地卑至與天地凖逐句言道則逐句都是陰陽却秘此二字並不說出至此乃點破示人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

韓註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无體不可爲象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至乎

神无方易无體而道可見矣孔疏一謂无也无陰无陽乃謂之道一得爲无者无是虗无虚无是太虚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以一爲无也 張雨若曰首一句是通章頭腦直管下文道以運行而得名故一陰一陽方謂之道也虗齋云兩一字最活迭運意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恁地迭運而道不外是矣盖孔子本直串說下而朱子則恐人誤指氣爲道而失其所爲形而上者之意故別而言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正所謂當離合看者也此說最融 王伯厚曰先陰后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

程敬承曰陰陽原非兩物故總歸之於一一而不分所以顯而藏藏而顯所以陰生陽陽生陰所以在陰又在陽在陽又在陰孔跡所謂無陰無陽乃謂之道是也

楊止菴曰道者一也即太極也一不可言即此一者靜而生陰是爲一陰動而生陽是爲一陽可言也故曰之謂道

潘雪松述曰易以道陰陽天地人物萬般不同其實不越陰陽兩端陰陽原不相判渾合而成此一元太和之氣自於穆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乃所謂道也　又曰繼之者善天命之本然乎成之者性人之

得於天命自然乎繼者貞陰陽相續貞又爲元此太和渾淪之體所謂善也成者陰陽化生成男成女此秉彝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無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體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得性之至善而不滯於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體未免失其中正落於偏倚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或偏於陽或偏於陰仁與知遂分而爲二至於百姓則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一陰一陽之道皆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陸庸成曰陰陽

字不容分屬纔分屬便是仁知之偏故一陰一陽就
交處言之陰陽交然後生物故隨說繼之者繼字還是
兩個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成性則所謂物與无妄也
元統天而爲善善生心而爲性其陰陽流行初無斷絕
曰繼其陰陽稟受各涵生理曰成故夫善者性之原也
性出于善而性則已落於質中矣乃知孟子之論性善
亦論其繼者耳性落於氣質則人遂緣氣質而爲見仁
知兩家各自謂道之全在我而却是一偏其謂之仁謂
之知者由人指其所見名之也非君子之道也　張甬
若曰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過人物去了

程敬承曰性而曰成原是完全的纔交過人物去便落氣質纔落氣質便有偏全纔有偏全便分仁知仁知豈不是道但把一陰一陽完完全全的道獨以所謂仁知者當之謂仁便丟了知謂知便丟了仁故君子之道鮮

胡雲峯曰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仁與知分而為二道無陰陽本自無滯仁者之見滯於陽知者之見滯於陰百姓則又日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　林性之曰此仁知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仁知也若彼知巳之為仁為知則

亦自知其偏矣

朱子曰繼善成性是于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於人氣稟有偏處分屬陰陽爾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謂之二字須看得有下落言他偏了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之止於此非謂此道爲仁爲知也　吳因之曰究竟無仁不成知無知不成仁他在所見之中者亦未爲全是今只大槩就偏全論亦是得了一邊失了一邊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淅雲松曰此皆落於成性之後而未覩乎繼善之初也　淮海曰聖人之見即仁知之見但聖人不落於仁之見知之見仁知者即落於仁之

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日用即人情物理也人情物理易理也除却人情物理何者為日用克已復禮之學全在視聽言動上做發育峻極之體全在三千三百上見曰知曰見知此合一見此合一之易理耳其知也無所知無所知則無所不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其見也無所見無所見則無所不見故曰望道而未之見　吳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到之害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為真則終蔽矣所以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謂知聖人把道兩

樣人直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類同看蓋一偏之蔽甚於全體之蔽全體有蔽者一悟便是開朗猶有可望之日惟蔽於一邊者那一邊順知略似有見必自謂透徹自謂了悟比諸茫無所見者又多一番障礙故即未到以爲眞聖賢所重戒也

潘雪松述曰君子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在天地爲元在萬物爲含生之仁造化以貞復而發生物理以歸根而反生顯諸仁也一陰一陽妙合而凝也然所莫測其出機焉莫測其入機焉藏諸用也一陰一陽機緘不露也仁即生理之根柢而於是乎顯所以綿綿而不絕用

即發育之盛大而于是乎藏所以混混而無迹故曰鼓
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道之妙也又曰仁言顯即用
是體用言藏即體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總是一陰一陽之妙蓋顯即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
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
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無所作爲顯而藏藏
而顯不可以意見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仁者知者
滯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
程敬承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何以曰顯也宇宙間
種種功化無一非大德之生所發露者所以爲顯用又

何以曰藏也蓋其所藏乃有用者即所謂體也惟以藏用爲用故其用大如徒曰藏諸體而已則藏不偏於寂乎朱子謂顯仁是用底跡藏用是仁底心是也一顯一藏萬物由之以化故曰鼓萬物也孔疏言道之功用能鼓萬物使之化育聖人化物雖體道以爲用不能全無以爲體猶有經營之憂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盖道則無心無跡聖人則無心有迹也或謂聖人之盛德大業雖不能無憂亦不可謂不至也曰此姑抑聖人以揚天地耳天地盛大之至於顯藏三句總見得不必於盛大外又別尋個至也　吳因之曰天地德業只盛

大兩字便說盡了、又曰至矣哉乃申贊之詞、不可以顯藏鼓物爲盛大不憂爲至也、程敬承曰顯仁爲用知之用也、藏用爲體仁之體也、仁而曰顯、就於顯仁時見得日新而曰盛德、用而曰藏、就於藏用時見得富有而曰大業、正謂陰陽互根之妙仁知合一之道也　蘇氏曰造化不自以爲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自以爲有、此其富有畛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新者物耳　易述曰故者不留積盈而來者不匱也是曰新也、胡雲峰曰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即所以爲生生之易、

王子衛曰易即時措之道隨時變易無有窮已故曰生生之謂易　蔡虛齋曰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爲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爲動靜榮瘁之類其變皆無窮也易字該得廣　史泉南曰此句亦一章柱子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相照應見得上五節是分言陰陽動靜之兩端此則合言陰陽動靜之無端也　趙震潛曰此節之意徹首徹尾是中間一個大關鍵處若專就本節論兼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兼上文言則繼成之相乘仁知之相用德業之互根皆生生所在若兼下文則法象之相稱占事之相因亦皆生生所在易者變易之

名、陰生乎陽是謂陽之易陰、陽生乎陰是謂陰之易陽

易以理言、并及書者以其理一故耳

經繹曰、有生者有體、生生者夫何體之有、故生生謂易

也無體之體、物無不體、成象者乾乎、而何象非道也效

法者坤乎、而何形非道也、事之未來極尸之數以知其

來占乎、而人與知皆道也占之既决即占之變以通其

變事乎、而人與能皆道也皆一陰一陽之道也在陰非

陰在陽非陽方陽倏陽方陰倏陽此豈有方哉有方可

測無方不可測也故不測曰神也

朱子曰乾只畧成一個形象、造化方有此、顯露處坤便

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却細了萬法一齊出見則大段詳密矣效如効忠効力之効有陳獻底意思　蔡虛齋曰法象就生物言二字有微著之分象只是一團氣耳法是坤元資生之後乃氣之聚而形體已具也余四明曰乾坤即陰陽二字成者物之端倪成也效者物之形貌見也不是乾成坤效也　通上文而論繼善成性以付受言有在天在物之分顯仁藏用則專主在天之化言成象效法則專主生物言

丘建安曰數尸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數可以知來事行事也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潘雪松述曰有象有法則數行矣易逆數也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有以極其數道無數也故未嘗有窮物有數也故可極焉數爲可極則來物爲可知此占事也象旨占者窮過扐之數遂知來物事則貫十有八變因變以成務矣孔疏凡天下之事窮則須變萬事乃生故云通變之謂事 楊止菴曰數極則窮窮則變變必通變通者通之變此生生所以不窮極數知來即是占通變即是事故曰之謂

程敬承曰生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數乃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筮

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有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則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恐未及畫卦筮尸以後事也

楊止菴曰凡上文所列皆陰陽之所為而所以為陰陽者則不可測此之謂神章內一陰一陽之謂道指本體言生生之謂易即變易指用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指體之微用之妙言蓋有本體乃有是變易之用此皆陰陽之所為欲測之有不可得而測則至微至妙故曰之謂神也

朱子曰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

走來走去無處不在所謂兩在故不測也 趙震潛曰兩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爲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爲陰神者變化之極不可以形詰者也總上文而言則綱維于繼善成性之中迭用於顯仁藏用之際變化於陰陽生生之內流行於乾坤占事之間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丘建安曰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托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無窮其實不越陰陽兩端而已 龔氏曰初言

道以一陰一陽爲宗中言易以乾坤爲序末言神以陰陽不測爲妙則易果道陰陽而爲理氣之別者亦太刻畫矣業德易乾坤占事神是一陰一陽之道隨所在而得名者非二理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陸庸成曰說易者未說破陰陽縱自天尊地卑說到與天地準俱以懸空一說破陰陽便覺上上下下無時無

處無物不是這箇故前章賛造化曰盛德曰大業曰至矣哉而歸之生生之易此則賛易之廣與大又曰其至矣乎皆不外陰陽之道也前曰繼之者善也此曰易簡之善前曰成之者性也此曰成性存存前曰顯仁藏用此曰專直翕闢前曰盛德大業此曰崇德廣業前曰生生之謂易此曰大生廣生曰易行乎其中總是天地之所有者皆易之所有非易有之也陰陽有之也此聖人所以用易爲效法之書也歟

按此章三節一氣相承說首一句是冒下以言乎遠三句虛虛狀他廣大的模樣次節推廣大本於乾坤而末

節遂承之曰配天地至配四時日月至德皆配天地中事也郭青螺曰論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說到四時之運行日月之照臨則天地之所爲廣大處猶未見得不推極到至德處則天地之所以爲廣大處猶未盡得故究極言之見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廣大而來而其理之精微實通極于乾坤之所爲乾坤處非直配天地形體之廣大已也承上章說來天下之道不外陰陽而易道陰陽之書也故其中含蓄得多而廣外面包括得盡而大愈遠則愈見其充周不禦也愈邇則愈見其精實靜而正也謂之靜正言此理自然各足不待安排布

置而無所偏缺也胡雲峯曰靜而正本義以爲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無非此真實之理也

孫質菴曰不但言天言地而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事物物巨細畢與無一不在其中矣間字要看　經繹曰無體無方而無體非其體無方非其方也而安所不備也

陸庸成曰靜而正者即不禦中之真際也所謂寂然不動而天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處纖悉呼吸種種各足故天地之間何不備焉是易之

廣大也欲說易之廣大乃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易本乾坤而作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此以性情言上文天地則以形體言

朱子曰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天只是一箇物裏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故云一而實地形雖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面發出來故云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專直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個翕

則合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　潘雪松述曰易之廣大出於乾坤二卦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專謂專一直謂直遂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于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於此俞氏曰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直者坤之德而乾合之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德而坤合之是已彭山曰乾靜專坤靜翕譬如人之在家乾則端居於內而坤則爲之闔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之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爲之闢戶此皆乾爲主而坤從之之義也大者自內而達於

外廣者自外而包乎内此皆以動而爲用者言然必以靜爲之體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　蘇東坡曰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絶意于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歛之無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　註云乾統天首物爲變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則順以承陽功盡於巳用止於形者也故乾以專直言而云大生坤以翕闢言而曰廣生對則乾爲物始坤爲物生散則始亦爲生故總爲生也　張常甫曰專而後動則如逝列餘地迎鋒輒解故直翕而后動則如源泉未泄一决沛然故闢以不專之心應物是以塊觧牛

也、以不翕之心應物、是求鑑於湍也　吳因之曰、其靜也專、專字與靜字相連、若在靜時、稍有些未必純乎靜的意思、便是騎墻、便是夾襍、不可言專、專者一之謂也、他收斂凝固、至于萬有俱息、群動俱消、連那生生之意、却似滅息一般、何等專一不二、故云云　翕者合也聚也、言舉萬有之生意、皆翕合凝聚于其中、不可窺測、無少滲漏也、及乾氣一施、把向來許多闢閉的生意、盡數發洩出來、如倒囊而出、如決堤而潰、不容留亦不遲滯、故云云　又曰、廣字要說得細、如天氣十分、而地氣之承受者止得九分九釐九毫、便是欠缺、便是包裹不來、不可

言廣坤惟翕闢相因任憑天氣充周溥博不可窮盡坤能盡數茹納盡行包裹不令絲毫走放故曰廣　盧中菴曰上言易之廣大此言乾坤之廣大到廣大配天地却合籠來也乾以專直而大生坤以翕闢而廣生此乾坤之廣大也易不過模寫乾坤之理而已故曰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此節以廣大配天地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間所有配非配合只是相似意　彭山曰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頭[illegible][illegible]曰四句皆要就乾坤上來其義乃貫廣大生於[illegible]動變通生

於乾坤之交。乾陽也。坤陰也。乾易也。坤簡也。　蔡虛齋曰。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不可以陽變而通於陰。陰變而通於陽。說義是名義之義。卦爻之剛者稱陽。柔者稱陰。即所謂義也。　配至德。即乾易知。坤簡能之至德。不必拘定本義人事二字。而謂至德爲人性也。　吳因之曰。廣大配天地。是易中有天地。而天地爲易之所包也。變通配四時。是易中有四時。而四時爲易之所包也。下做此。言彼此相配。正見易中有造化。有人事。以明廣矣大矣之意。

蘇紫溪曰。天地而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象形。人心而

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虛器況物物而雕事事而擾又豈能廣且大耶此廣大而易簡之所以爲至妙也

彭山曰廣大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爲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乎　胡氏曰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固不徒在乾坤而自在於吾之心中矣

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此一章之總目也遠而不止卽直與闢也靜而正卽專與翕也天地之閒備矣卽大生廣生也易之爲道一與兩而已乾卽一也靜而守一卽其氣卑而無不閑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無不利此乾

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明者為翕言與乾俱闔也兩闢者為闢言與乾俱闢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大者無不統也廣者無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為陰陽者全易至簡也陽者一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易乎陰者兩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簡乎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其占也無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此所謂不禦也其未占也寂然不動無思無為此所謂靜而正也其形則靜其德則正靜者坤之翕也正者乾之專也准洊曰易之廣大於遠不禦邇靜正天地之間無所不備見之而其所以廣大者則出於乾坤二卦專與翕所謂靜正也直與闢所謂不禦也天地之間無所不備即大生廣生也惟專而後直惟翕而後闢天地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專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專則自翕是所謂靜正也

程敬承曰按此章諸說中有重靜正一句者泥程傳必

靜爲主之一言也不知傳特就乾坤節言亦是言外之意因而并前節專重靜正則瑣碎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易簡至德說來故曰易其至矣乎易理之至於聖人崇德廣業處見得謂以易而崇之廣之也以乾之易知爲知故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爲能故禮卑如地易知簡能即吾人已成之性也成性存而道義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者取　陸庸成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易之至況可得而言語形容乎故不言聖人之用易不足以見易之至也廣大之內極其精微又極其切寔而精切處又極其變化日用之民囿焉而不知仁知之士狃焉而各執夫非易知可久易從可大德業如聖人孰與於此哉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極高明者莫如智之崇爲易見道中庸者莫如禮之卑爲易見崇卑合一知禮渾融便是成性獨存而聖人之心其日新富有者已畢具一天地故曰效法非眞效而法之也即以易之配天地者配之也觀天地之易則知聖心之易故又從天地設位形出聖人來天

地設位便是天尊地卑而易行乎中便是爲卑高爲動靜爲聚分爲象形者即迭運於尊卑之內乃易之原而性之府也聖人用易而知禮一貫則成性存存者同於穆之不已而道義之門一變化之不測矣率性之謂道措而宜之之謂義

潘雪松述曰紫溪曰易是易理非易書上章云生生之謂易是理也在天爲天道在地爲地道在人爲人道聖人所以爲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即此生生之理而已非謂用易以爲德業也　註疏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知者通利萬物象天陽无不覆故以崇爲貴也

禮者卑敬於物象地柔而在下故以卑為用也極知之崇象天高而撫物備理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易道之大豈有出於其外者哉 朱子曰學只是知與禮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着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着實去做又曰識日多則知益高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多來便廣禮纔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有欠闕便不廣了地雖極卑無所欠闕故廣又曰禮要極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卑底事又曰至細至微事皆當畏懼戒謹惟恐失之便是禮之卑處卑便廣也卑便廣高則狹了 吳因之曰不曰行而曰禮蓋禮乃天理節文至

當之則毫不可過毫不可不及我行出恰好至当不增一分不減一分適與天理節文相湊合故曰禮謂之禮卑則毋論弘綱大要不踰準則雖細微曲折極沒要緊却一一歸到天理節文之內不遺失而踈放也知崇是如何蓋天下固有識見明敏知識通達者矣只是徇象而揣摩依形而測度終只落在匡子裏惟曰知崇則獨契玄關印正道始蓋非徇象而得依形而會者也天運於萬物之上而聖心之知亦獨超於象數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細微不遺一針不走一線而聖人之禮亦不忽於纖悉細微之際故曰卑法地也聖人所以崇德廣

業豈一一模放易理爲之天地間只有一箇理明得此理透徹便是知之崇行得此理切實便是禮之卑卑下也實也卑下纔着實無虛浮效天法地不過形容其知行之至耳非比上又深一步也　陳潛室曰知崇即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禮卑即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崇如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專着實則窮賾索幽流於清虛而無執守依憑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禮者履也即人之躬行實踐也楊止菴曰禮即理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有實地可據也

天地設位因上文效天法地而來是承上聯下之詞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天地不過此陰陽陰陽有許大變化在顯仁藏用是易行乎其中的實事楊止菴曰此中字即叢畫中程子所謂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者也　朱子曰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　又曰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又曰成性是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

是生生不已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也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　葉敬之曰德崇業廣即道義之在人者也道義在天地則謂之易易在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居門謂有門可出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

潘雪松述曰聖人體易於身知窮萬物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物之則踐而行之則坤之成萬物也有天地之位則有陰陽之變行乎其中人有此性則有知禮之德存乎其中但患人不能存之耳苟能存其所存則道義皆自是而出矣門言其出也成性即上文成之

者性也至存存上一存字方言人爲之功

程敬承曰易之行有變化不窮之妙而曰行乎其中是天地崇卑之外無易也因以知知禮崇卑之外無道義夫知禮一也以性之本體言則曰成以率性之功夫言則曰存存而又存即在知崇禮卑中見得蓋非以一知見一踐復爲存以知與禮合知禮與天地合而謂之存存也知禮與天地合而道義尚有遺於其中者耶是故存則一定不易之體立出則千變萬化不窮之用行故曰道義之門　吳因之曰成性存存即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者至此更不須着力把持求合道義只任意

隨心發出來那件不是這當然的與那合宜的欲即道用則義故曰道義之門又曰道義之門正至神無方至易無體所謂化境也正見聖修之極意聖修處說得越精微越奧妙則易道之精微奧妙自可相形並見故說聖人便隱隱是說易道之至了

蔡虛齋曰此章當以首一句爲主夫易聖人句又一章大綱且知崇至末皆詳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以見易之所以爲至也本義雖以知崇禮卑分屬崇德廣業其實德崇業廣至道義之門處方見不然豈有知崇而德崇禮卑而業廣矣然後又以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咼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金汝白曰承上章言君子體易道於言動之間也上章存存本原之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合一者也

程敬承曰道義之門有無窮之變化變化之成即道義

之時出陸庸成曰惟聖人能用易亦惟聖人能作易非聖人強作之也聖人能見天下之所不見於同見之中而又便見吾之所獨見故立卦生爻非聖人不能作也夫天下之至賾至動非人所同見乎而聖人有以見之何以也以陰陽之理也見至賾于至一見至動于至定則聖人之所以也易卦之老少天下之賾該焉擬其可象象其所擬總不出於見如龍馬風雷之屬宛然取象之物與形容相宜故云象也易爻之相雜天下之動具焉觀其可行行其所觀亦總不出於見其衆動會通處即是典禮係辭之斷則是行典禮所謂易以貢也故云

爻也夫理無形也有形者恃易之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恃爻之辭也誰得惡之而誰得亂之是象辭也擬議之原而變化之府是使天下得見其所不見而與聖人同見者者象辭爲之牖戶也象出爲變詞決爲占擬議之精恍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泥於象躍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詞則易之所謂不可惡不可亂而變化無方者不在易而在我之言動間矣擬議之準下七爻其例云

程敬承曰仁知之見狃於一已見其偏也聖人之見通乎天下見其全也

朱子曰賾只是一箇雜亂冗閙底意思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隂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擬諸形容者比度隂陽之形容也擬形容未便說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隂之下則象以雷一隂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　胡雲峯曰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隂陽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於是爲奇偶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乾坤之形容而取象於天地首腹牛馬以至爲金爲玉爲

釜爲布之類皆象也

朱子曰會是衆理聚處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用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典禮猶常理常法又曰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那道理如何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說他觀會通後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

動亦未便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便是動也　沈較門曰觀會通行典禮妙在觀行二字觀有昭徹無遺意行有活潑不拘意聖人教天下只在典禮二字典禮不由會通來如何可常行得爻畫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不可爲典要總只是一理然有宜如此行者有不宜如此行者有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有不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神而明之全在照覽之昭而后可立爲定則行之天下萬世而無弊故曰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按會通會中之通也會中可行者便是通通即可常者也聖人據其可常

行者立爲常法而曰典禮典常也禮是天則之不可易者亦常也胡雲峯曰通是時中典常是庸最有味得失之與吉凶之別也係詞以斷之天下之動始可知矣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炎因之曰首節不重畫卦全重畫卦本於陰陽二節不重係詞全重係詞本於一理蓋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張本全在此處

俞玉吾曰惟能見天下之賾故能言天下之至賾惟能見天下之動故能言天下之至動潘雪松曰象自賾之不可見處名之是言天下之至賾也辭自變之不可窮

處逆之是言天下之至動也卦名與辭皆言也
程敬承曰至者理之極至處也賾之至處有至一者存
不可惡也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不可亂也不可惡不
可亂只在物宜典禮上見得易述曰此承上文言聖人
所言至賾至動之理皆本於實見而人心所由安定也
楊誠齋曰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玄
虛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玄黃雨於何地日中見斗
災於何時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爲誣君子不
以爲怪何也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
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

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
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
彭山曰此以學易者言也擬者見之定也議者擬之詳
也胡雲峯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
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
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程敬承曰聖人作易自物之宜會之通得來擬之議之
即擬議於其所宜所通也得其所宜所通者爲言動則
語默動止各適其可而變化成矣成變化分明是易之
變化了非徒拘拘象爻者之所能也故擬議之功至精

也　吳因之曰擬之議之不是一一求合他全把我心神意念運用這段精髓與義而獨會於意言象數之表者也要之一時盡之矣時然後言即是擬之而言時然後動即是議之而動隨時變易時措皆宜即是成變化

張雨若曰變化以人事言變化總只一時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孔子之動靜語默無往非易孟子之辭受進退自與易合故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孟子善用易此便是成變化之謂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合下六條

張邦奇曰至賾而不淆諸物故不厭至動而皆貞夫一故不亂中乎言誠其身則物自應同人言正其心則人自親白茅過慎勞謙致謙亢能惡居亢戶庭教密負乘戒慢皆迪人以自反而敬畏之也　張叢東曰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成變化之意雖若散漫而實有條理鶴鳴言言行之感應其極至於動天地故不可不慎慎即擬議之謂也同人言感應之道在於同心心同

則不害其異是心也者又言行之本而慎之所出也白茅節言所以慎之之道謙亦慎也勞謙謙之至也亢龍則非謙矣密亦慎也不出戶庭密之至也負乘則非密矣　陸庸成曰擬議者將若之何孰爲居室而召千里孰爲以異而成同孰爲可久之術孰爲可居之功孰知亂之有階孰知盜之自致能使千里應者莫如善也能不嫌於迹之異者莫如同心也慎之至則薄物可重用矣厚之至則德禮可存位矣言語之慎密杜亂者杜其階也名器之不假弭盜者弭其招也知此而言動何變化之不成乎

鳴鶴　條

朱子曰鳴鶴四句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　潜雪松述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質卿曰言之善否在居室而言之應違在千里此何以故蓋君子之言非徒出乎身也出乎身者一定加乎民言之加乎民者一定見於行行之發乎邇者一定見乎遠故言行爲君子之樞機戶之運全在樞弩之發全在機樞運而戶必開機發而矢必遠君子

之運動全在言行一發動自然加乎民見乎遠不可已
也榮與辱爲言行之賓言與行爲榮辱之主主善而賓
自嘉主召而賓自集識榮辱者先要辨其主遠近皆天
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道識其主自知動天地者就是
此言行夫安得不慎
方齊岳曰一言善而千里應一言失而千里違非應違
於言應違於心也周子曰誠存於此機動於彼機在吾
心誠存而機握矣何待於彼哉
按居室照在陰字則凡言行俱是隱微沒緊要的以命
令政事講非是言出而天下屬耳便是加民行發而天

下屬目便見見遠游謙溪曰中孚謂誠積於中而信孚
也慎獨以脩其言行所以進於誠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爻詞本謂二五先異後同孔子則以迹異心同者言從
先後字勿泥二人猶言此二人也不指二五
楊誠齋曰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迹心同迹異君子
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出處
則禹稷顏瞬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
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

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
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黄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蔡虛齋曰既是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而猶得謂同心者
蓋各隨其分各安于義而已非有意於相戾也　洪覺
山曰出處語默之所不同者時焉耳時有君子之所難
者故必審于其難不爲物奪而后其心可同也是故顏
陋巷而禹胝足猶可言也箕子言而微子默微子出而
比干死謂之自靖又何說乎若以迹論比干則又號咷
之矣是故或遠或近或先或後或遠而千里之外百世
之上不知其何爲面目而出處語默彼此可以相質不

疑者心之神也精神所至可貫金石馨香所襲不速而通此理至微見聞莫及而況于人乎　吳因之曰同心斷金蓋兩人各各是到理上去信理愈直則兩人相知相信亦愈篤其交如攣固景象真是割不斷截不開故曰斷金同心之言兩人各自說箇道理理中之言極耐咀嚼極耐涵泳我所言正彼所欲發而彼所言亦我所欲發故曰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蔡節齋曰物置於地亦可安矣而又藉之茅過於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無所失故无咎

潘雪松述曰誠齋曰錯物於地無以藉之可乎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故非幣不姻非贄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也泰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

程敬承曰天下事類成於慎而敗於忽況當大過時時事艱難慎心稍有些子不到處便有所失故有取於慎之至言寧過於畏慎也　張雨若曰無所失只說不失於理而不敗意自在其中只中間插入夫茅之爲物句

文字便波瀾有頓挫此亦可見聖人妙筆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張南軒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夫内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

楊誠齋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

能之　蔡虛齋曰方勞於事之謂勞事既成有利於人之謂功不德謂不以德自居也厚之至是賛辭言循念也原君子立心說德言盛則欲其日進於有餘也禮言恭則欲其若有所不足也致恭存位非謂君子之致恭欲以存其位也能致恭則位以之存耳存其位是有終意　蘇紫溪曰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冲然而天下之事功一无所與在外者嵬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無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勞

爲德大非　孫質菴曰德盛禮恭要相承看大凡薄德之士恒以所得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凌人不自知其禮之當降惟德欲增而日進則禮欲減而日恭此必然的道理

吳因之曰自古英雄豪傑所難者不在萬世之勲猷而在胷中之德量德量須有大涵養大造詣全在性靈中淘洗得潔淨精微渾然無迹即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無伐無施字面還在口中咄出則是伐與施之念雖已消磨畢竟未能盡化其意念與之相忘只是卓爾地位的說話故此節厚之至三字是一節議論根子盖有厚

字則勞謙特其剩技耳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丘建安曰爻義主出處之節言此及於言者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

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故亂之階全起於言語下一則字便見亂不自他生也下三則字亦緊俱着言語上唐高宗謂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是君不密則失臣也陳

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是臣不密則失身也寇準欲去丁謂被洒漏言是幾事不密則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幾事泛論衆人事曰幾事則利害伏於隱微成敗係於毫忽尤所不當洩者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語曰國有五寒而水凍不與焉三曰謀泄此君不密之謂也　楊止菴曰慎密不出非一于閉藏也詳擇審處可出而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潘雪松紀聞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與上慢下暴者皆春秋諸侯之所爲也奪之伐之者誠是也非盜也然皆不由天子之命故曰盜思奪之盜思伐之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知盜知其所從起慢怠惰忽忘暴不思輕發害及人物也強取曰奪執辭曰伐伐者雖不免於爲盜而所以致伐者我也故曰慢藏誨盜責在誨之者矣

程敬承曰居上則慢施於下則暴擧小人之罪雖免於盜也慢藏二句其喻也大抵天下事只要看我自家我

自不停不當不安不穩外人必群起而共至未有能自
脫者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楊誠齋曰司
馬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
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
也此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治
如陶冶之冶謂尋其容也　擬議之道當量力而處不
可以小擄大以賤貪貴